



詩語背後

◆木木

中英街的前世今生(上)

我已四次到訪中英街，時間跨度近30年。從第一次踏上這條小街，就和它結下不解之緣。也許正因為這個緣分，心甘情願地從北京人變成了大灣區人。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，於我而言，中英街何嘗不是一塊可以觸摸的石頭，讓人真切地感受到「一國兩制」的來龍去脈，感受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磅礴氣勢。

眾所周知，深圳河是香港與內地的界河，但它並不是深港兩地的全部分界線。深圳河以西有深圳灣，為深港兩地共有；以東有沙頭角河作為東段界河，所注入的大鵬灣，亦為深港兩地共有。並且，鼎鼎大名的中英街，恰恰不在深圳河畔，而在沙頭角河南岸。

深圳河並不大，沙頭角河更小。根據清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中英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及其後簽署的《香港英新租界合同》，兩條小河連同構成兩河分水嶺的山巒密壑，是大清國與港英租借地的邊界。但後來實際上的邊界線東端，並不是沙頭角河尾段，而是位於它南邊的一條垂直小街——中英街。

中英街將總面積51公頃的沙頭角一分为二：英界沙頭角33公頃，華界沙頭角18公頃。中英街及兩個沙頭角的故事，或許可以從中英街歷史博物館裏的兩幅展板講起：一是「拔旗遷界的傳說」，一是「逃港風潮」。

據「拔旗遷界的傳說」展板介紹：中英雙方勘界時，若按英方堅持的沙頭角河尾段為界，南岸的沙欄嚇村及當地著名墟市東和墟就將劃到英界。沙欄嚇村民不願歸英國人管，在族老吳子魁帶領下，組織村民拔掉了英國人預先插在河邊用作標明邊界的界旗，西移到一個乾涸的河床上，後來在那裏形成了中英

街。村民說，東和墟和沙欄嚇村是他們的祖先爭回來的。這個傳說並沒有相應文獻證實，但傳說本身生動地體現了當地村民認祖愛國的情懷。

與此形成對照，「逃港風潮」展板則講述了另一方面的故事：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，深港邊境發生了多次內地居民逃港潮。據《寶安縣志》記載，全縣大約有6萬人跑去了香港，當時華界沙頭角總人口約3,600人，逃港者逾2,400人，佔了三分之二。同樣是沙欄嚇村民，這一留一逃之間，反映了怎樣的生存邏輯？

1977年11月，鄧小平在聽取廣東省負責人匯報邊境地區偷渡問題時說：「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。」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，差距太大。生產生活搞好了，可以解決逃港問題。」次年7月，廣東省委書記仲勛視察沙頭角，看到一條窄窄的街道，幾塊斑駁的界碑，兩邊貧富懸殊，動情地對隨行的寶安縣負責人說：「一條小街，兩個世界。他們那邊很繁榮，我們這邊很荒涼，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呢？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。當然，全縣其他地方也要加快發展，促進平衡，但是要優先考慮沙頭角。」

這被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，大潮起珠江，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邏輯。事實上，直到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展覽時，還談到這個話題。他說：「40多年前，我來深圳，去中英街，看到兩邊差距確實太大了，一邊是破爛木板房，一邊是帶空調的氣派小樓。當時就感覺到老百姓有着強烈的改變生活和命運的願望。」



◆沙頭角邊境地區示意圖。 作者供圖

這個願望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而不斷得到實現。現在通常所講的中英街，不單指那條邊境小街，而是整個中英街社區，即當年所謂華界沙頭角。它是一片大致呈橢圓形的濱海街區，由步步街（沙頭角河尾段）、中英街、臨海路合圍而成。一條名「環城路」的弧形主道，由東北至西南穿城而過，把街區分成新舊兩個城區。舊城區即原沙欄嚇村，是一個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村落，現已成立股份有限公司，旗下有市場、物業出租，居民享受分紅收入。村裏有天后宮、吳氏宗祠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，深圳市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——沙頭角魚燈舞亦發源於此。新城區原是濱海灘塗，現已成為休閒文化帶，中英街管理局、中英街歷史博物館、鹽田區外國語小學東和分校、回歸廣場、海濱棧道、古塔公園等公共設施均建於這個區域。

中英街歷史底蘊深厚，文化資源豐富，客家文化、商業文化、海洋文化、「一國兩制」文化相得益彰。除沙頭角魚燈舞外，還有天后寶誕、客家山歌、九簋菜等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以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為引領，魚燈舞博物館、海關博物館、海洋博物館、客家文化博物館以及東和墟文化館、界碑街區文化館、記憶牆、警世鐘等星羅棋布。綜觀整個街區，儼然成為品牌體系完整、內容多元立體的文化大IP。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流沙河的書法

初讀流沙河的作品，是《莊子現代版》。據說，流沙河嫌莊周行文詭譎，立意玄奧，所以來個《莊子現代版》，拖古人到現代來講話。當年看了，深有體會，但只瀏覽，沒有進一步研究。年前，對流沙河忽然喜歡上了，皆因看了他的《白魚解字》。這是他的手書，寫在稿紙上；不追求「解字」，單看他的書法，就有一番味道。再看他的《正體字回家》，更佩服他的學識、膽識。他那手書法，我是絕對學不來的。

昨日在書坊看到他的一部書：《做蝴蝶夢》，是他的「手書聯集萃」。一看版權頁，是2022年10月第一版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。其時，流沙河已逝（2019年11月23日，享年88歲），他這《做蝴蝶夢》是怎麼來的？

封面署流沙河著，吳茂華編。這吳茂華，原來是流沙河的妻子。她在〈編前語〉中說，流沙河自小喜臨帖，顏柳歐蘇都臨寫過，但未專屬某一派，盡力博採眾長而已。吳茂華說他的書法自具童子功夫。成年後讀書漸多，見識功力增，書法逐漸成風格。她評之為：「那是一種文人書法的俊朗風流，弱美，古雅，而不失鋒稜，筆意徘徊在唐詩宋詞的亭台岸柳間。」不錯，流沙河的

書法另具一格，正如啟功的楷書，都有他個人的色彩。他倆的作品，我都喜歡。

書中收錄的楹聯，有不少佳句，而且淺白易懂，發人深省。且看：

「海邊迷程鯨擱岸
籠裏唱曲鳥思家」

他，為鯨嘆：「不知為什麼游到海邊來擱岸自找死。我說牠是旅途迷程，卻回答不出來是什麼原因使牠迷程的。」有此推測，「說這是鯨自殺，抗議海洋污染。」這「抗議」其罪在人了。

至於鳥，「在我們家，養得再好，畢竟不是鳥的家啊！」

流沙河自我感觸一番：「有時我覺得自己是迷鯨，有時又覺得自己是籠鳥，不禁悲從中來。」

他有颯世聯：

「天大地大不如款大
爹親娘親哪有錢親」

他也《自嘲》：

「懶照華髮變日月
閒翻白眼看雞蟲」

流沙河年輕時，雖飽讀古詩古文，但嫌不夠時髦。新詩，才是時代的潮流，所以才做了新詩詩人。到年老了，才知當年的幼稚。1989年，他決意棄詩從文，這「詩」，當然是指新詩，認為自己過於理性，感性不足，「寫的诗只有骨頭，沒有肉的。」自認是個失敗的詩人。

退休後，勤握毛筆寫字，才鑄就《白魚解字》、《正體字回家》、《做蝴蝶夢》的手書作品。躲在齋中日月長，自得其樂。

他的新詩作品，有一首是相當聞名的，就是回憶余光中《蟋蟀吟》的《就是那一隻蟋蟀》，這是一首鄉愁的作品，內蘊深刻。他逝世後，不少聞人都在朗誦他這首名作，以資送別。由莊子到蟋蟀到書法，流沙河就在我閱讀河流中流過，平淡的，沒有驚濤。眾友中，據云古劍是他的知己，但古劍久病在榻失聯，於今安好？



◆書中藏著流沙河別具一格的書法。 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折墮·當旺·當揀·霉揀墮·霉過梅菜



「折騰」指反覆、翻轉，引申有「折磨」之意。「墮」指墮落，有很不得意之意。廣東人所說的「折墮」就有受盡折磨、陷於困境的意思。

示例1：

我家婆婆守仔，供書教學，而家個仔長大成人，唔單止唔養我，仲搵埋我啲棺材本去做首期，真係「折墮」囉！

示例2：

為，你男朋友對你咁好，你仲喺度嫌三嫌四，頂你唔順行咗去你就「折墮」喇！

示例3：

有錯食「放題」係話任你食，但都係應該食得晒先好叫，你睇而家食剩幾多響度，你班友因住「折墮」呀！

示例2、示例3中提到的「折墮」有告誡的意思，暗喻如斯行為可能會有報應。

「髧」，讀「dam3」，多以「揀」作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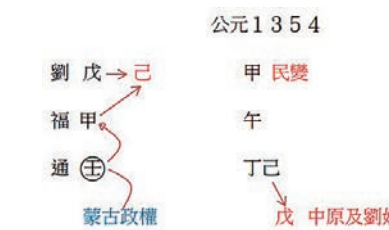
姓名館

王正亮，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，初中已接觸玄學，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。直到2013年，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，依此因緣，公開奧秘，望有緣人得到裨益。

上文說到韓山童的夥伴劉福通逃出包圍，不到10天，紅巾軍已經發展到10多萬人，而劉福通的姓名五行組合為戊土甲木和壬水，面對元朝的主要對手丞相脫脫的姓名五行壬水壬水，劉福通明顯時有優勢，時處劣勢。

（一）先說優勢，劉戊脫王張，脫脫丞相，兩福甲脫，土甲「王」水相見即相爭時，內部人難，驅使自己失敗，未戰先敗。

（二）當脫脫招降張士誠，「王」張姓進入了「脫」字的外卦，再進入了劉福通的通字外卦，壬水發動生甲木，甲木於是對戊土不利，甲木剋戊土，此乃劣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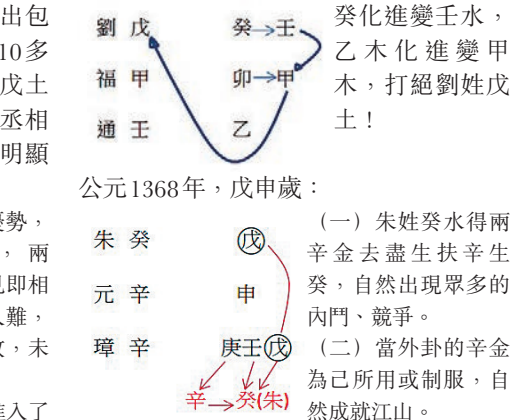


不難發現公元1354年，甲午歲，在宏觀的概念裏，甲木代表民粹，寧死不屈的民變出現在己土（弱勢的中土），遇劉姓既是巨大的衝擊，亦促成姓名總格

豆棚閒話

甲己化土剋八卦，即來自北方的壬水（蒙古政權）。

雖然，公元1363年劉福通戰死，是年癸卯歲，但最終造就了朱元璋推翻元朝的契機。



（一）朱姓癸水得兩辛金去盡生扶辛生癸，自然出現眾多的內鬥、競爭。

（二）當外卦的辛金為己所用或制服，自然成就江山。

（三）戊土中原之氣通根合朱姓，天下大勢在自己，加上辛金之貴生朱姓，於是能建立大業。過程當然不易，當劉福通的紅巾軍陸續攻下了一些城池，江淮一帶的農民早就受到白蓮教的影響，也紛紛響應劉福通起義。

1354年，元順帝派丞相脫脫動用了西域、西番的兵力，號稱百萬，圍攻佔領高郵的張士誠起義軍。起義軍正處在危急存亡之時，元王朝突然發生內亂，脫脫被撤掉官爵。元軍失去了統帥，不戰自亂，全軍崩潰。

第二年二月，劉福通把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接到亳州（今安徽亳縣）正式稱帝，國號宋，稱韓林兒為小明王。

記憶中的螢火蟲

◆青絲

的螢火，猶如帶電的飛行，映亮着昔日平庸黯淡的生活。

我對螢火蟲的好感，源於幼時看《三國演義》。小說第三回，十常侍為躲避誅殺，綁架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作為人質出逃。途中少帝和陳留王逃脫了宦官的控制，卻又於黑夜的荒野中迷失了方向。兩個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少年被嚇破了膽，又害怕被人發現不敢放聲大哭。正彷徨無助間，突然飛來一群螢火蟲，猶如希望的火焰，引導兄弟倆脫困，照亮了他們孤苦無依的身影。這樣的場景描寫，很容易讓同為孩童的我產生共情心理。螢火蟲從此在我心中就具有了強大的敘事引力場，洋溢着一種人格化的神秘力量。

其後受到課本裏魯人車胤借螢火蟲的光亮讀書的故事吸引，我和小夥伴都深信夜光手錶發出的螢光，就是塗抹了螢火蟲的發光粉。我們到野外捕捉了許多螢火蟲，放到一個玻璃瓶裏，晚上拿到

黑暗的地方，卻發現根本沒有想要的能夠視物的光亮效果。微弱的螢光，就像一個華麗而空洞的童話寓言。到了第二天，玻璃瓶裏的螢火蟲全死了，更是給了我當頭一擊。明白螢火蟲是屬於大自然的，只會在自己的家園裏發出物性的微光，而不可能成為人類故作風雅的道具。

前些年看獲得普利策獎的非虛構作品《看不見的森林》，由美國南方大學生物系主任哈斯凱爾講述的螢火蟲，我才知道螢火蟲之所以能發光來自一種螢光素物質，能與氧氣結合，形成一個可以發光的能量球。其構造背後隱藏着數百萬年的試錯實驗，使得每隻螢火蟲能以其他昆蟲為食料，又轉化為動能點燃一盞神奇的小燈，流布在大地上，令田野被它們的喜悅鋪滿。但當今這個時代已無可阻止地變了，螢火蟲在暗夜隱隱穿梭的身姿，也蛻化成為了大多數人緬懷舊事的索引。